



果洛笔记(十)

一言难尽

柏海，那场千年迎亲盛典

徐剑

狼似乎嗅到血腥之味，刺激了味蕾。李道宗的坐骑从风中捕捉到了野狼残涎，一时狂躁不安，蹄踏黄土，遽尔凌空一跃，差点将江夏王摔下马背。他两脚一夹马肚，战马嘶鸣，仿佛一声长空裂帛，朝着群狼冲去，马路灰头雁。风中疾驰，一个幻影掠过，只见李道宗手持弯弓，从箭盒里抽出一支铁簇，抽满箭弦，嗖地射了出去，穿云带雨，河岸上一只野狼被射中，嚎叫中滚于地上，一命哀哉。狼群见状散去。

江夏王李道宗何其了得，他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当年，裴寂与刘武周大战于度索原，裴寂大败，贼寇直逼河东城。17岁的李道宗随秦王李世民率兵拒敌。伫立玉壁城上，李世民问李道宗如何退敌，李道宗说先避其锋芒，待敌军粮草耗尽，一仗击之。李世民说正合我意。果然，敌方围城久战不决，粮尽人乏，连夜退兵，秦王出城追至介州，一战而胜。后李道宗任灵州总管，突厥数万人围城，李道宗闭城固守，乘隙出战，大破突厥，解大唐西北之忧。唐高祖在朝堂上对裴寂说，昔任城王曹恭懿退敌之功，道宗与之相比，毫不逊色。遂被封为任城王。贞观九年，吐谷浑犯边，李道宗作为副将，随昆丘道行军大总管李靖远征，追至柏海，灭了吐谷浑残部。前度道宗今又返，彼时，身为大唐礼部尚书的李道宗，奉唐皇之命，送女儿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探子前方来报，弄赞(松赞干布)率迎亲队伍已到柏海迎候！

好啊！李道宗坐马背上，呼道，今晚歇黄河上渡，沐浴、更衣，明日我要去柏海见吐蕃弄赞(松赞干布)贤婿。

柏海，就是今日玛多县的鄂陵湖、扎陵湖。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实施后，鄂陵湖、扎陵湖由青海三江源管理局管辖，若非人文、生态与田野调查，不持省上的批文，一般的驴友、游客，已很难涉足两湖了。

那天上午八点半，他们从玛多县城出发，直驱鄂陵湖、扎陵湖。车子驶进去，水泥路成了砂石路，白白的，宛如上苍一根剑笔，一画投掷于荒原。一路分南北，路左为南，有黄河流过，只是远，极目未能探寻，有时会突然惊现于路旁，或湖，或河，或溪，流水平缓，如镜，可映照天上流云。路右为北，好大一片牧场，只是秋未至，秋草已黄，一眼望不尽季节的衰落。或许是今年雨水少，黄河源落雪不多干旱之故吧。偌大一片旷野，已经不见牛羊，牧人已从三江源的核心区迁出去，将家园让给了野生动物。远处，偶尔会看见几头或者十几头藏驴，踟蹰于苍穹下。曦日，大河源，西高地，云低野阔，犹如一幅静静的油画。只有当时分割牧场时，划界隔绝的铁丝网还在，每根水泥柱上，皆豢立一只猎隼或鹰一样的猛禽，他惊呼老鹰，老鹰！

不是鹰，是大鸱。驾车的王师傅答道。他坐在后排上，凭窗远眺，相距不过10米，那只大鸱镇定自如，立于柱上，不惧路过的车辆惊扰。细观，其头顶和后颈为白色，间杂褐色鬃纹，羽毛贯以褐色纵纹。上身为白色，有3-9道暗色横斑；下身棕白色，飞翔见翼下有白斑。鳃眼虹膜为黄褐色，嘴黑铁状，爪黑色，如锚一般，一派护河神鸟之状。他想，是弄赞派来的一只只神鸟迎宾于道前吗？

大湖惊现，从半坡上看过去，一湖湛蓝，便是鄂陵湖。湖边有个小镇，房子皆为黄色、棕色，典型的藏式建筑。小镇静悄悄的，一个人也不见。显然，鄂陵湖、扎陵湖定为生态禁区后，人皆撤出去了，迎亲的大帐篷宿舍空空如许。然而，他从天地皆静中，却听到了千年前那场迎亲大典的歌舞声。锅庄跳起来，阿嘎打起来，长鼓敲起来，扎木聂弹起来，歌舞旋律之中，弄赞带着仪仗队来到了文成公主的车辇前，见四周侍女皆着大唐盛装，当布幔拉开后，梳高冠发髻、戴金翅凤鸟、着绸缎大襟长裙的文成公主走下车时，弄赞惊呆了，连声喊道：措姆，天上措姆！

《旧唐书·吐蕃传》记下这场迎亲盛筵：“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于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

鄂陵湖边静悄悄，往事如风。那场1300多年前的迎亲场面，化于风中、沉于湖中，静静流淌，流于大河之中沿河而去，流成千年传说与佳话。数日后，道宗与文成相别，一个南去，一个北回，父女泪别，竟无语凝噎，泪洒鄂陵湖、扎陵湖，那是华夏民族的一双泪眼啊。

他站在鄂陵湖小镇的十字路口，仰望蓝天。云中，一只灰头雁掠过，发出嘎嘎叫声，追着雁声而去，他看到山顶上的牛头碑，立于湖光山色之中。

且看果洛笔记之十一《牛头碑》。

柏海是个地理名词，它太古老了，今日也看不见记载。千三百年以降，它一直活在帝国的记忆中，抑或遗落在生死远别里，属大唐专有，更属华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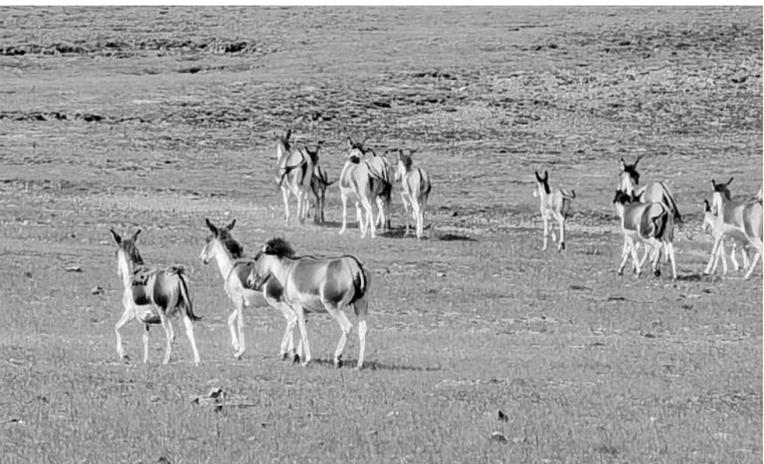
在他的记忆中，抑或想象中，柏海是天上之湖、云中瑶池。青海长云，风吹过，雨润九州。一条大河从昆仑山流出，宛如一条哈达、一根血脉，从云天而下，连接汉藏两个民族。只有盛唐这样的王朝，吐蕃这样的民族，才会在瑶海蓝天荒野里举行盛大的迎亲仪式。

玛多之夜，他睡得深沉。一觉醒来，早已天光大亮。晨曦从窗帘缝隙里伸出一只红酥手，将厚厚的帷幔挑开了，一室泻进碧天之蓝，映衬大荒中的小城。真有点邪乎了，越入高海拔之地，他越好奇睡觉，大脑本来缺氧，却鲜见耿耿难眠。天壤之接，暮雨朝云，一枕大河到天明。他多少有些失落，夏夜无梦，文成公主和她那支长长的送亲队伍，居然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帝国的车辙，蹄印、花轿、长号、喇叭之声，还有那黄色的、红色的中国盛唐色，都在风中化尽了，留下一簇簇妖艳的狼毒花。

昨晚听到驼铃声了吧。他问朋友。玛多早就没了骆驼踪影。无论是千年的驼铃，还是70年前的慕生忠将军的驼队，都被雪风吹干了，就连那些倒在草原上的骆驼白骨，作为大荒中的路标，也不复存在。

可是，在他的阅读中，文成公主的送亲队伍，应是从此地走向柏海的。江夏王李道宗骑在高头大马上，马前有卫兵开道，马后旌旗猎猎，仪仗队头戴战盔、身着铠甲、手持长戟，紧随其后。再后边，则有车辇载着佛陀的12岁等身像，一步步地向柏海驰来。那长长的队伍，望不到尽头，不但有卫队，还有从长安城跟来的工匠与艺人。而文成公主，时坐车辇、时骑骏马。华盖宝幢之下，大唐公主女仪芘野。只是荒野太寂静了，风吹过，谁也不会在意一个女人哭泣和欢笑。

是狼嗥吧！李道宗打马向前。那天傍晚，从黄河下渡过河，一群狼蹲在河岸上，眼跟烟黄，一股股幽光从河岸射过来，伴着落日昏黄。天边天虹，仿佛一场大战过后，天幕上溅血，尚未擦拭，红日像一个被大将军砍下首首，剑起头落，鹤然向天，朝天地尽头滚去。群



黄河源景观 徐剑摄

理解别人需要一种对人类复杂性的意识。我们能够从传记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吸取这种意识：人们不应把一个人化归他自身的最小部分，或他既往的最坏的片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仓促地把犯下一个罪行的人封闭在罪行的概念中，同时把他的生活和人格的所有其他方面还原为这唯一的特点，而我们将任莎士比亚的强盗般的国王和黑道电影的国王般的强盗身上发现他们的许多方面。我们能够像让·瓦尔让和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样的人身上看到一个罪人怎样能够转变和赎罪。我们最后能够从中学到生活中的最重大的教训，对于所有被侮辱的人的痛苦怜悯和真正的理解。

——(法)埃德加·莫兰

法国作家雨果说过：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人的心灵。其实，人的心灵世界，人的性格特征，也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难理解的。莫兰认为，要想真正理解别人，首先就要有一种对于人类复杂性的认识，不能够有刻板印象，不能够有光环效应，不能够以偏概全，不能够贴标签、概念化。不能够“把一个人化归他自身的最小部分”，也不能够用一个人“既往的最坏的片段”来评价他。不能够认为一个罪犯就是罪大恶极，他所有的生活和人格表现都是十恶不赦。而是要看到人的复杂性、可变性和整体性。他建议，要做到这一



慢阅读

点，不妨从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去学习领悟。因为，文学作品最能够把人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把人的各个方面充分地展示出来。

他举了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法国作家雨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让·瓦尔让(中文一般翻译为冉·阿让)，一个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男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冉·阿让从小就成为了孤儿。长大后失业，为了抚养姐姐的7个孩子而偷窃面包，被判苦役。出狱后被米里哀主教感化而成为一个善人，隐瞒身份并当上了市长。后因救助别人被暴露逃犯身份，重新遭到通缉，颠沛流离。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但仍然满怀仁爱之心，在孤独中度过余生。《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本来是一位善良悲悯的大学生，曾经主动帮助路边醉酒的女孩，对家人也有着深沉的爱。但是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他，最后还是用斧头砍死了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婆婆和她可怜妹妹莉扎薇塔。这两个人的沦落犯罪与转变救赎，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让我们知道不能够简单给人贴标签戴帽子。在主观上建立对他人的开放性，也能够帮助我们产生同情心和怜悯心，对于所有被侮辱的人的痛苦才能够有“怜悯和真正的理解”。莫兰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形体上或精神上的悲惨现象几乎无动于衷，但是在阅读小说或看看影片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同情和怜悯。”所以，阅读文学作品、观看优秀影片，本身也是理解人性的教育过程。在教育过程中，我们应该重视文学作品的教育力量，重视阅读的力量。

相互理解已变成对于人类的关键性问题。以此理由，它应该成为未来的教育目标之一。我们要想到，从电话到互联网，没有一种通讯技术本身可以带来理

解。理解是不能被数字化的。教育理解数学和某一门学科是一回事，教育人类的相互理解是另一回事。人们在此重新找到了教育特有的精神使命，教授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作为人类在理智上和道德上的相依共存的条件和保障。

——(法)埃德加·莫兰

莫兰明确指出：一方面现在的通讯技术越来越发达，人们联系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紧密，相互依存性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彼此的理解也越来越困难，“互不理解还是普遍的”。他认为，人类的相互理解有两个焦点问题，一个是“全球性的人类之间的相互理解”，因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们交往交流日趋频繁，互相理解非常重要；一个是“亲近的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人的理解与距离没有必然关系，亲近的人之间同样会产生“误会、嫉妒、进攻性”等。问题在于，这两个焦点问题，在传统教育中是没有地位的。一方面，“理解是不能被数字化的”，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和通讯联系的便捷并不能增加理解，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随处可见，一家人各玩各的手机、没有交流的情况非常普遍；另一方面，教授相互理解与教授数理化等学科知识不是一回事。长期以来，学校教育主要关心这些外显的知识，考试需要的知识和平发展的理解问题，却漠不关心。所以，莫兰呼吁，要把教授相互理解作为教育的“特有的精神使命”，作为“人类在理智上和道德上的相依共存的条件和保障”。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往，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理解与交往，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未来教育的重要内容。

存在着两种理解：一种是理智的或客观的理解，另一种是人类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理解意味着在理智上抓住整体，一起把握(文本及其背景、部分与整体、多样因素和一个总体)。理智的理解经由解读和说明来实现……人类间的理解超越了说明。说明对于非人的和物质的事物的理智的或客观的理解是足够的，但是对于人类间的理解是不够的。后者包含主体对主体的认识。

——(法)埃德加·莫兰

莫兰认为，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与理解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人与物的关系，一种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莫兰称之为理智的或客观的理解，其关键在于把握认识的规律，能够处理好事物与背景、部分与整体、多样化与统一性等关系。这是一个可以厘清和言说的对象。但是，人与人的关系就远远不是如此简单。莫兰说，“联系没有带来理解”。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主体对于主体的认识，它需要情感的共鸣、需要同理心、需要心理换位。莫兰举例说，如果看到一个孩子在哭，要理解这个孩子为什么哭，不是通过测定他的眼泪水中含盐的浓度，而是通过“把他同化于我和把我同化于他”，在我身上重新发现我孩提时的悲伤”。他认为，他人不仅仅是客观地被认识的，而是作为“另一个我们可以加以同化和我们可以被他同化的主体来认识的”。他说，这个过程就是拉丁文 ego alter(另一个自我)到 alter ego(自我的另一个)。所以，人与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理解，远远比认识客观世界更加复杂，需要“开放、同情和宽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教育学家把同理心、批判性思维等作为现代人的新技能。

灯下听松

五里坡

陈应松

的薄崖，薄崖之间的峡谷深不可测。

山崖间，农家的干打垒墙壁上，挂着丰收的苞谷，高搁的蜂箱。鸡群咯咯、羊群咩咩、牛群哞哞。蜜蜂和蝴蝶在阳光下聚拢吵闹，在花朵间穿梭，它们的声音张扬着五里坡的春色。高大的巴山冷杉、云杉、珙桐、红豆杉郁郁葱葱，悬崖上的杜鹃像是森林里溢出一蓬蓬火堆。峡谷里的人家如何不是世外桃源？“筵羞石髓劝客餐，灯熬松脂留客宿。”不用渔舟引路，只闻深涧花依。芳径远，春溪满，杖藜行，绝尘山丛中，行歌青岭，云畔人家，桃李浮烟。野老无樵声，稚童有笑颜……

五里坡是继武陵和金佛山后，重庆市的第三个世界自然遗产地。但它就在大神农架地区的腹地，在神农架的西坡，从湖北神农架自然保护区西南延伸过来，也是大巴山弧和川东褶皱带的接合部，三峡库区的生态屏障。据朋友说，神农架有的特殊植被五里坡都有，神农架没有的植物五里坡也有，它的生物多样性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这里除了有30多种国家重点保护的一、二级珍稀植物外，还是我国裸子植物的重要繁衍基地。而国家重点保护的一、二级珍稀动物也有30多种。五里坡发现的野生生物种就有2300多种，动植物总和已经超过神农架。

常绿阔叶林和常绿阔叶混交林是我国特有的植被类型，是我国特有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五里坡是一个重要的窗口。同样，这片地区身处世界最大的喀斯特高原中生态系统的脆弱带，石漠化是它的远忧和现状，但五里坡保存了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阻止了这一可怕的进程，它的原生态，为抵抗喀斯特



五里坡风光

地区石漠化提供了典范。

五里坡至今有3万亩原始森林从未涉足。这片原始森林因为神秘难测，曾有过50名科考专家组成的队伍深入其间，结果迷了路，失踪两天后才找到。探访的科考队员对此语焉不详，于是目前再没人敢踏入这片禁区。

关于五里坡的神奇和神秘，传闻甚多。有野人的传说，野人住在高山的山洞里，会抢村里的女人，野人与农妇生下的孩子，半边猴脸半边人脸，这个传说与神农架略有不同。有说五里坡原始森林中生长着一种唐朝流传下来的酸菜，人无饥饿时不会出现，只有在山中因迷路特别饥渴时才会出现。有说五里坡有99道隐形的石门，外人误入进去后门闭合，会一辈子困在里面，再也走不出来。只身进入五里坡的人有失踪之虞，皆因闯入了那99道石门，而当地人则不会。还流传一双会走路的石鞋的传说，说这双石鞋永远离人一寸远，你用竹竿去挑它，它还是一丈远。

这里还有一块“神仙稻田”，里面每年会自然生长出野生水稻，打出的稻米圆润饱满，香糯可口。红槽村，在五里坡的峡谷深处，产红米，口感奇异，营养极高，产量很低。这里还出产一种黑土豆，俗名“黑金刚”，通体黑紫色，耐嚼，含花青素和硒，做出的火锅菜肴堪称一绝。这个神秘的村落里，有一扇巨大的石壁，上面隐隐约约有許多黑色的凸起线条，像是有人篆刻出的神秘文字。当地人说，这上面是一部没人读懂的“天书”。

在峡谷里一个叫山鬼坪的地方，有一汪奇特的大水潭，据说那就是传说中山鬼的居所，无人敢靠近，否则怪事连连。出生在神农架南坡的屈原，其笔下“被薜荔兮带女萝”的山鬼，出现在巫山的五里坡并不奇怪。有说山鬼就是巫山神女——西王母的女儿瑶姬，她变成了一块石头、一座山峰，在长江边的巫山云雨中生活。巫山的“巫”，正是巴楚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巫的神秘，在五里坡的深山老林里浓厚地弥漫着。